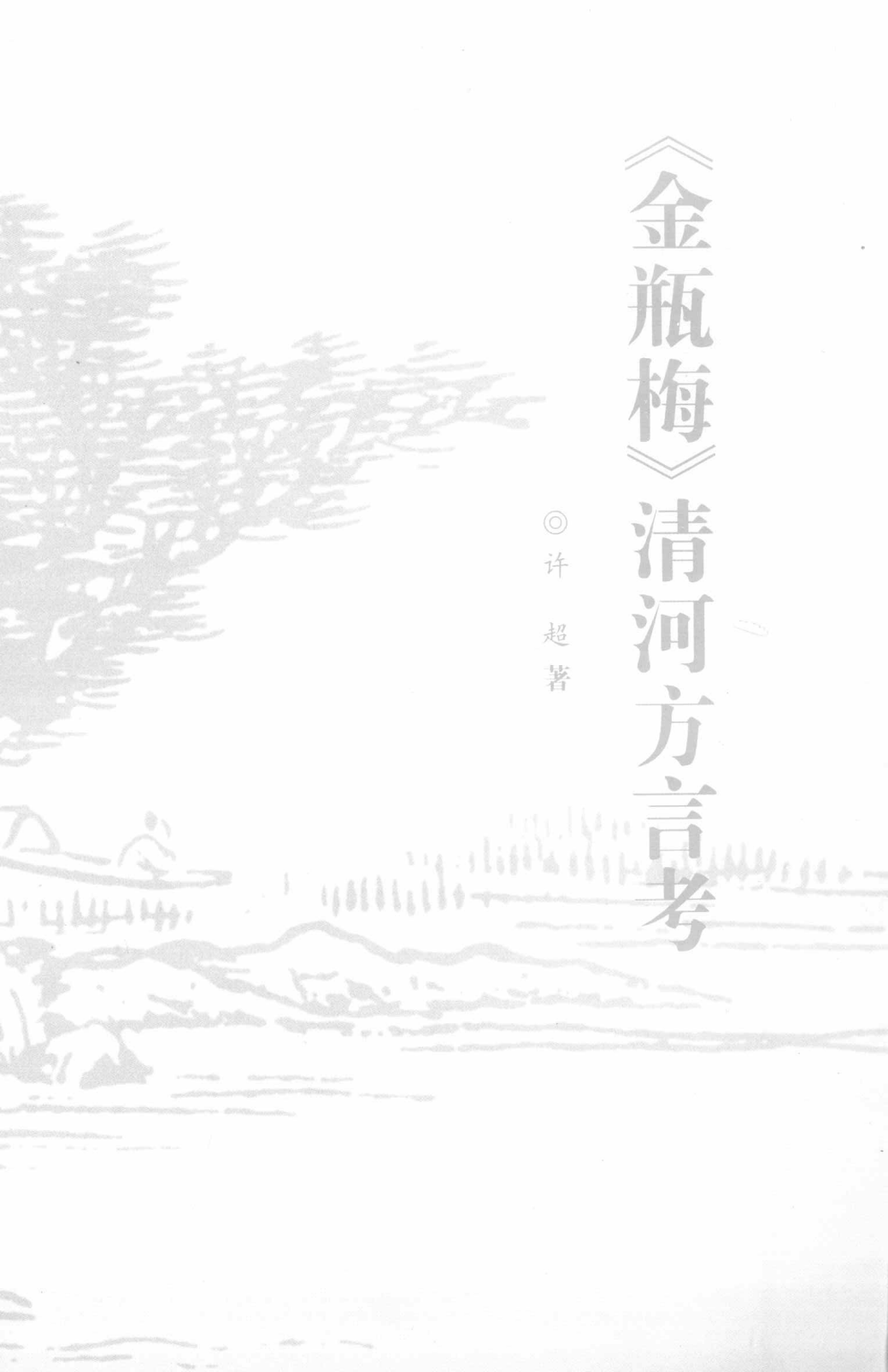


史海遗珍丛书

《金瓶梅》 清河方言考

◎ 许超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金瓶梅》清河方言考

◎ 许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清河方言考/许超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9(史海遗珍丛书之一)

ISBN 7-5059-4992-6

I 金… II.许… III.①诗词-作品集②人特传记-作品集-
中国-古代

IV.1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709 号

书 名	《金瓶梅》清河方言考
作 者	许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65389152)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木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0×203 1/32
字 数	20 千字
印 张	8.625 印张
印 数	0001-1000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9992-6
定 价	18.00 元(全套定价:16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金瓶梅清河方言考》编委会

主任:钱士和

成员:赵 杰 王存杰 许 超

张书文 段 飞 崔之良

李月波 冯清泰 姜英菊

主编:赵 杰

内容提要

《金瓶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古典文学长篇名著,对于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现实和习俗风情,通过运作大容量方言俗语,进行了全方位、广角度、多层面真实生动地描述,展现了一幅全景立体式的历史画面。称《金瓶梅》为当时方言文化一部名典,当之无愧。

《金瓶梅》故事发源地和社会背景均发生在河北东南部与山东接壤的清河县。本书就明初清河县新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与《金瓶梅》之关系,求真务实地进行了考察、比照和阐述,校正和弥补了诸研究者在这方面存在的欠缺或不足,引导读者正确理解作品中方言土语和习俗风情,为深层次研究这部古典文学名著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找到了启开作品方言文化的钥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金瓶梅》方言语汇研究方面纷说不一的问题。

本书作者,在深入研究清河方言习俗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比照作品,以客观严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作品方言说清河方言,就作品习俗风情说清河习俗风情,资料翔实,见解独到,简洁明了,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为进一步深入广泛地研究和探索《金瓶梅》方言文化,做出了一大贡献。

序

何香久

没有哪一部古典文学名著的语言现象比《金瓶梅》更复杂，号称“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有许多未解、难解之谜，其语言之谜，最能引起人的兴趣。“其方言之驳杂，几及四海；俚语之出口，达乎鄙遂”（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序）。

所以，自从这部谜一样的大书问世之后，总有人对其语言索隐发微，尤其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金瓶梅》的语言现象开始进入专门的研究领域，一些专书、辞书迭相问世，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的语言学研究景观。

《金瓶梅》是一部生活型的小说，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的独创性。而它小说语言的生活化，又首先表现在大量方言俚语的运用方面。

《金瓶梅》中的方言俚语究竟有多少，多得几乎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瓶梅鉴赏词典》之“方言俗语”部分，并列出了1800多个条目，但《金瓶梅》中的方言远远不止

这些,我在整理《综合学术本金瓶梅》的过程中,仅是遴选出与沧州一带有关的方言便有1200余条。

《金瓶梅》的方言现象也很驳杂,研究者举证出除大量的鲁北方言之外,还有北京方言、吴方言(包括上海方言)、山西方言、东北方言等等。

许超先生的这一本《金瓶梅方言考》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研究专著。

清河,是《金瓶梅》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当然也是《水浒传》故事的发生地之一),《金瓶梅》中的清河县,有着明确的地理方位,也有许多清河所独有的习俗,比如在小说第三十七回中,西门庆初会王六儿,韩家为了招待主子,特别去买了一担甜水,为西门庆泡茶。清河县旧城自宋朝建城以来,至近年城内无甜水,想吃甜水,就得到城南三华里外去挑,所以民间有“出城三里吃甜水”之说。再比如说书中写到了“道情”这种曲艺形式,也是清河所独有的。另外,清河在明正德、嘉靖年间的社会状况、清河县与朝廷间的关系等诸方面,也与《金瓶梅》这部书所描写的十分相符。

那么,从方言现象来研究《金瓶梅》同清河的关系,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角度。它对研究《金瓶梅》的成书和时代背景、人文背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

许著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注重以方言为本位,构筑其研究体系,注意归纳法与综合法的结合,有宏观的探索也有更多个案的分析,从语言的发生学、民俗语言学、文化生态学多种视角进行展开式的研究,这些都是值得称道的。

从许著中我还发现,著者举证出的一些方言,也是我列举出的沧州方言中有代表性的例证,这并不奇怪,清河与沧州,同属

鲁北方言这个大系统,而且同被一条大运河所贯穿。这条运河,既是经济的大动脉,也是文化的传输带。沧州从地理位置上与清河不足200公里,两地同属运河文化带,自然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生态。

在《金瓶梅》中出现了大量的清河方言,证明了这部旷世奇书与此地区的文化态,有着某种割不开的联系。著者令人信服地得出了《金瓶梅》与清河的文化生态的关系,这对于《金瓶梅》的语言学研究实在是助益良多。

是为序。

何香久,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民建中央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委员,现任民建沧州市委主委、河北沧州市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文学院院长,有著述九千万字行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从事《金瓶梅》研究。著有《金瓶梅与中国文化》、《金瓶梅传播史》、《戏说金瓶梅》(文化随笔)、《金瓶梅汇原》(4卷60万字)、《西门庆论》、《金瓶梅词曲韵文探源》、《金瓶梅中的沧州方言》等。校勘整理《小奇酸志》(又名《三续金瓶梅》)、《综合学术本金瓶梅》(8卷300万字),并编者有《〈金〉〈红〉合典》等。

目 录

序	何香久(1)
一、《金瓶梅》方言考	(1)
二、《金瓶梅》与清河方言习俗	(14)
有意思的“稠谷都”、“科里”	(20)
“做”字乡音味儿浓	(24)
赤道·嗔道	(28)
说“恁”道“精”	(31)
“学”字土音难改	(33)
“挝”字有说法	(35)
恒数·会胜·徐顾	(37)
说“喃”论“跔”	(41)
“合”字问题	(45)
“湫顾”真面目	(49)
“哈咳”不寻常	(51)
“喇嘴”及其他	(53)
打旋磨儿·勒措	(57)
“虚箕”是放屁?	(60)
“害”是“嫌”?	(62)
“争”、“不争”及其他	(64)
“不好”、“好生”、“叮当”的引申	(68)
“子”、“着”、“自”的方言音	(72)
可惜了	(74)

“下般”何所指	(77)
犁·声唤·意意似似	(79)
脓(浓)·漂	(83)
从“晌午大错”说起	(86)
小可·侧侧儿	(88)
牙花子是“牙垢”?	(90)
穿黑衣抱黑柱	(91)
关于“蛮子”的话题	(93)
说说“三梭布”	(96)
绵花瓜子	(99)
一碌子绳子	(101)
“裹脚”短话	(103)
武大郎烧饼	(105)
“一担甜水”有来历	(110)
“插豆子干饭”低等食物	(114)
咸食·薄脆·面筋	(118)
小米·黄米·黄芽菜	(123)
“苦丁子咸”辨	(126)
孤儿糖	(130)
扒口子饭	(132)
镬·糊包气	(134)
从“细疾”说到“噎食”	(138)
吃:烧麦·铺:卧单	(140)
炕·床·炕床	(143)
说说“柴禾儿”	(145)
漫说“烧炭”	(147)

城外有条河	(150)
也说“漫地里栽桑”	(154)
邓浆盆	(158)
向灯向火·砢礅·抓子儿	(160)
跳上白塔	(164)
收惊·锅脐灰	(167)
捏杀蝇子·茧儿	(169)
“抿子”问题	(172)
关于“虎二”	(174)
老小·小幅儿	(176)
行货子·臊子	(179)
说说“拖子”	(183)
黄白净儿	(185)
打墙板	(187)
“打馮”的意思	(189)
地脚·洋沟·门了吊儿	(191)
木杓·火杖	(194)
也说“旋簸箕”	(195)
烟火	(197)
蝗蝻·松虎儿	(200)
尿胞·衣泡	(203)
阴阳先生·开圪	(205)
“摔盆”的说处	(207)
老亲·羔子	(210)
话说“欠肚儿亲家”	(212)
“跑兔子”及其他	(215)

“好撇”是“脚伤”？	(217)
“狼筋”的疑问	(219)
附录：《金瓶梅》部分方言词语简注	(221)
三、《金瓶梅》与运河文化	(236)
四、孟玉楼其人	
——《金瓶梅》人文景观	(243)
五、土葬与火化	
——《金瓶梅》葬俗琐议	(256)
六、《金瓶梅》好坏说	(261)
后 记	(265)

《金瓶梅》方言考

《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将社会常态的市井生活与市井众生相当作描写对象的长篇巨著，是一幅逼真地描绘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涌动下市井大世界的风情画卷，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生动、鲜活的语言，就不会产生优秀的文学作品。《金瓶梅》之所以堪称古典文学名著，就是因为它运用了大量的富有生命力的鲜活方言。多用民间口语、俗语、俚语，以生动活泼、新鲜别致的语言形式，塑造了 800 余人物的形象和多层面的社会世态。据粗略统计，书中采录方言两千又几百句，谚语、俗语、歇后语达千次之多，仿佛一串串珍珠镶嵌在作品之中，闪闪发光，璀璨夺目。那么，这些方言土语究竟属于哪方区域？

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和探索，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均认为“对话全用山东方言所写”、“用的是山东土白”。继后，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诸多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探索文章，除了主张“鲁语说”、“晋语说”、“吴语说”，还有“东北说”、“正定说”、“怀庆说”、“徐州说”、“绍兴说”、“北京说”、“兰州说”、“内蒙西部说”、“扬州说”、“平江说”等，旁引传证，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因而，迄今尚无第一手资料从根本上予以诠释。

笔者认为，在探索和研究《金瓶梅》方言文化这一重大课题时，均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金瓶梅》故事背景和

地理环境均取材于河北省东南部运河之滨的清河县。朱星先生引用相声专家侯宝林的话说“《金瓶梅》的方言是河北东南部接近山东的方言。”笔者认为此说有道理,比较切中实际,牵住了《金瓶梅》方言之源的牛鼻子。因此,将明初及其之后清河县区域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与《金瓶梅》之关系,进行一番探源和研究,乃是亟为必要的事情。

《金瓶梅》与清河方言

清河县地处河北省东南部,隔京杭大运河与山东相望,北临南宫,南毗临西(1964年之前属山东省临清市运河以西区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一统志记载,古为“冀州之禹贡”,周谓“甘泉”,汉置清河国,后屡改郡、州,宋为恩州,元降州为县。据明嘉靖29年(1550)《广平府志》载,清河县“元属大明路,太祖洪武6年(1373)改属京师广平府辖”,清代因之。王利器先生说“清河县,明清皆属淮安府”(《金瓶梅词典》1988年11月吉林文史出版社)、余力文先生则断然认定“明代清河属临清”(《金瓶梅作者补证》载1990年10月17日《文汇报》)、台湾魏子云先生在第四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则大声高呼“《金瓶梅》是山东的”、“清河县是山东的一部分”云云。就史志而言,三公所论断,有误。临清县元属濮州统领,明洪武2年(1369)设临清县,120年以后升为州,领邱、馆陶2县,与清河县无隶属关系。但在历史上临清(清渊)曾隶属于清河。笑笑生在《金瓶梅》中写“山东东平府清河县”,位置在阳谷县以南且互为毗邻,这主要是为了与《水浒传》相衔接,因为《金瓶梅》是摘取《水浒传》中第23回潘金莲与西门庆一段故事敷衍而成,是文学创作

的需要。其实作者本人也明知清河县不属山东管辖,在书中多处有所显示。在第94回中就说走了嘴、露了马脚。店主张妈妈道:“我那边下着一个山东卖棉花客人”。如果山东地面的店家说“住了山东客人”,岂不笑话?从宋、元、明、清至今清河县从不属山东版图。当然,《金瓶梅》是小说,不是历史。小说是艺术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史志真实与艺术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一谈。虽然艺术真实源于生活(历史)真实,但小说家言不能取代历史真实,同样历史真实亦不能取代艺术真实。尽管《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极强的作品,但它毕竟是作者虚构的产物,是作者艺术匠心的构思,在其营造作品的时空时有无限广阔的自由和开放。小说就是小说。如果用历史的真实去对号入座,那是很可笑的。但是小说的真实,又来源于现实生活或史料素材的真实,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基本常识。

清河县古老、博大的方言文化,是运河文化的一部分,属于燕赵文化范畴,是黄河大文化体系的茁壮支脉,乃一独具地方色彩的文化景观。《金瓶梅》既然以当时清河县的社会生活为故事背景、以清河县地理环境为座标,也就顺理成章地再现了清河县全方位、多领域、多层面包括语言、风情、习俗等地方特色。笑笑生是个文笔高手,他集当时清河区域方言之大成,或工笔、或写意、或漫画,多层次、广视角、大特写、立体式地描绘了十六世纪中国社会底层的人文景观,在明代“四大奇书”中独领一家风骚,为华夏文化宝库献上了一颗明珠。

《金瓶梅》语言的丰富多彩,与明代清河县方言文化的形成、发展有着最直接的血缘关系。清河区域的方言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和形成的。它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积淀和历史现象,必然有其十分明显的发展成因以及地域性和承传性。

据文献通考载：蒙古族入侵中原，建立了元朝帝国，对待汉民族极端残酷，到元末年其大臣巴延还在上疏杀尽张、刘、王、李、赵五姓汉人，汉人濒临灭绝的边沿。元顺帝至正 11 年（1351）爆发了河南刘福通起义，战争烽火持续 12 年之久。同时，元朝内部，诸王储将帅又各怀异志，互为争战，战火连年不绝。朱元璋起义，出兵江淮，继而又开始了长达 16 年的大规模战乱兵燹，造成了生灵涂炭，民存无几。其后“建文元年七月（1399）癸酉，燕王朱棣举兵反，称其师曰‘靖难’，累战至四年六月己丑”（《明清讲义》）。烽火兵燹、灾荒疫病屡屡洗劫北直隶，河北“中原草莽，人烟稀少”，“春燕归来难栖处，赤田千里无人烟”。清河县地处冀东南，尤为惨重。《广平府志》载，洪武 6 年（1373）：“太祖洪武创编赋役黄册，百一十户一里，清河县治六里”。六里仅 660 户人家，存有王、贾、潘、杨、何等 18 个姓氏，广袤约两千余平方里的清河县，人口却不足 2000，其凋蔽荒凉之状可见。

朱元璋深谙“农为国本”之道。《明太祖洪武实录》载，他称帝的第二年（1369）即颁布了奖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政策，对全国荒田的处理，除一部分收为皇庄田，主要是屯田。屯田有两种：一是军屯，即驻军在驻地进行农事耕种，并将一部分田地分赏给勋戚大臣作为封田，立村落定居，如方营镇即明太祖第 21 子沈简王朱祺的沈阳十八营卫军的食采群牧地，屯丁可携带家口，居营地旁建村落。二是民屯，即大举移民，垦荒耕种。据《明史》载，洪武年间先后从山东登州、青州、莱州、兖州等地徙民到东昌、彰德、真定、广平、清河等地。永乐年间继续实施军屯和移民政策。据洪洞县“古大槐树处”碑文载：成祖永乐元年，徙山西民万户以实北平，复核太原、平阳、泽（晋城）、潞（长

治)、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丁以实直隶。以后又有4次徙民。这种大规模的移民和军屯垦荒,不仅恢复和发展了河北中南部的农业生产,确保了休养生息,同时也相应地带来了文化交流,特别是方言文化的大串联、大交流、大碰撞、大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区域语汇的丰富和发展。

据《清河县志》载:洪武初到永乐15年(1417)5月,先是来自山东青州、潍县、招远、文登、昌邑等十多州县移民到清河的有范、张、王、罗、吴、袁、冯、陈、胡等40余姓氏,后是自山西洪洞县(移民出境处)向清河移民计有康、梁、杨、尹、董、郑、许、杜等67姓氏。再是陆续来自金陵、扬州等地迁民10余姓。这些迁民新建或聚居村落达250余处,约占当时清河县自然村落的75%左右。到嘉靖21年(1542),除军屯、皇庄、御马场外,已发展到农户1347,人口17164。

毋庸置疑,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山西、山东和江南的移民,以及屯田军丁等在清河县定居安家,繁衍生息,自然形成了这一区域鼎盛的“西腔东调”、“南音北语”的大交流中心。外来语的碰撞、注入、渗透和融合,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当地方言语汇,从而也就逐渐地产生了以当地方言为主体的多色彩、多元化的新方言——明代早期清河县新方言文化。在清河多元化方言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启开了崭新的一页。

据诸多专家考证,《金瓶梅》成书年代大体于嘉靖26年(1547)至万历11年(1583)之间。此间,早期移民定居清河已近百年,相应地以清河基础方言为主导的新方言也已趋向定型。在这个方位坐标上,为十分熟悉清河、了解清河,并对底层社会生活感受颇深的笑笑生创作《金瓶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汇源泉。